

## 文稿

### 李清照詩文析論

中州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講師 劉振琪

#### 一、前言

李清照(1084~約 1155 年)，自號易安居士，是中國文學史上最著名的女作家，以詞稱顯於世，著有《李易安集》十二卷，惜已亡佚，今僅存《漱玉詞》及《打馬圖》各一卷<sup>1</sup>，根據王仲聞《李清照集校註》的整理考訂，共收錄詞四十五首，存疑之作十五首；詩十七首，斷句或失題詩十六則；文八篇。歷來論者均將焦點集中於其詞作的分析，及〈詞論〉的研究，至於詩文部分則較少觸及。

李清照現存詩文不多，欲得知其創作全貌，誠有難處；但從所見資料中，仍可探究詩文的內容思想及藝術技巧的特色，並結合時代背景與生活經歷，以呈現其詩文特質。本文回歸到文學藝術的領域中去評論李清照的作品，期能給予文學史上適當的地位。關於〈詞論〉一文，牽涉到詞學理論的相關議題，暫不列入本文的討論範圍。

#### 二、併才學與德性的文學史評價

李清照的現存作品，以篇幅而言，詞所佔比例最多；加以所作〈詞論〉，文中批評詞壇大家，認為詩詞「別是一家」，詞應以婉約為正宗，嚴格畫清詩詞風格的界限。其理論及觀點具有創見，引起的爭議不少，詞亦備受矚目，因此歷來文學史對李清照的評價均定位於女詞人。而在討論其作品時，往往也提及李清照改嫁與否的問題，致使宋、元、明、清的文學批評多是將其人品與作品一起討論，其文學史的評價，幾乎是對其才學與德性爭議。以下試舉宋代四則記載，以見宋人對李清照的評論，一方面肯定她的才氣，一方面又非議其改嫁的行為：

易安居士。自少年便有詩名，才力華瞻，逼近前輩。在士大夫中已不多得。若本朝婦人，當推詞采第一。趙死，再嫁某氏，訟

---

<sup>1</sup> 李清照著作可參考胡文楷編著：《歷代婦女著作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7月新一版)，頁48—54。另王仲聞撰〈李清照著作考〉，收於氏著：《李清照集校註》(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11月)附錄，頁292~307。

而離之。晚節流蕩無歸。作長短句，能曲折盡人意，輕巧尖新，姿態百出。閭巷荒淫之語，肆意落筆。自古縉紳之家能文婦女，未見如此無顧籍也。(宋·王灼《碧雞漫志》卷二)<sup>2</sup>

本朝婦女之有文者，李易安為首稱。易安名清照，元祐名人李格非之女。詩之典贍，無愧於古之作者；詞尤婉麗，往往出人意表，近未見其比。所著有文集十二卷、《漱玉集》一卷。然不終晚節，流落以死。天獨厚其才而嗇其遇，惜哉。(宋·朱彧《萍洲可談》卷中)<sup>3</sup>

近時婦人能文詞，如李易安，頗多佳句。此語甚新。此語亦婦人所難到也。易安再適張汝舟，未幾反目，有啟事與綦處厚云：猥以桑榆之晚景，配茲駟儉之下材。傳者無不笑之。(宋·胡仔《荅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六十)<sup>4</sup>

右皇朝李氏格非之女，先嫁趙誠之，有才藻名。其舅正夫相徽宗朝，李氏嘗獻詩曰：「炙手可熱心可寒。」然無檢操，晚節流落江湖間以卒。(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四下)<sup>5</sup>

從上述四則記載中，可以歸納出幾項特色：

第一，對於李清照的才學是相當推崇的，不僅稱讚其才藻是婦女之首，即使面對男性詩人，亦不遑多讓，功力甚至直逼前輩詩人。

第二，對其晚年遭遇多所非議，「不終晚節」、「無檢操，晚節流落江湖間以卒」、「傳者無不笑之」、「晚節流蕩無歸」，存有鄙視的意味。

第三，以才性和德性相比，顯然宋人的要求是女子應以德性為重。故在敘述中不無惋惜感歎之意。

<sup>2</sup> 見葉四，《詞話叢編》本，台北·廣文書局，1980年9月再版。

<sup>3</sup> 轉引自褚斌傑等編《李清照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1月)，然《叢書集成》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6月)、《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筆記小說大觀》本(台北·新興書局，1974年9月)之《萍洲可談》皆未見

<sup>4</sup> 見頁412~413，引《西清詩話》語。《叢書集成》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6月。

<sup>5</sup> 葉三十一，「李易安集十二卷」條，《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

當宋明理學家提倡的道德禮教深入人心之後，甚至在明末出現了「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說法，對於喜愛李清照的才情，卻不苟同改嫁一事的文人而言，面臨難以抉擇的困境，所以開始出現李清照並未改嫁的說法，以扭轉其形象，爭論至今。

這些記載對李清照詩文的內容與成就，究竟如何「典瞻」？如何「才力華瞻，逼近前輩」？都是簡略帶過，相對於爭論其改嫁與否，似乎變得不重要。如此的評價顯然是偏頗的，以下從思想內容及藝術技巧兩個層面，討論李清照詩文的特色，作為重估李清照的文學地位的基礎。

### 三、思想內容的特色

李清照現存的詩文作品，除了少部分應酬之作<sup>6</sup>，其餘作品呈現多樣的思想內容，有展現其中軀不讓鬚眉的豪放特色，亦有抒情婉約的情感流露，茲分為下列三部分，以論述其思想內容的特色：

#### (一) 擔憂時政的愛國熱忱

李清照年輕時，即有才名，同時代的王灼在《碧雞漫志》即云：「自少年便有詩名，才力華瞻，逼近前輩。在士大夫中已不多得。」<sup>7</sup>因此，十六、七歲即寫出〈浯溪中興頌詩和張文潛〉詩二首<sup>8</sup>，表達對史事的看法，也就不足為奇了。

唐肅宗上元二年(761年)，元結撰寫〈大唐中興頌〉，刻於浯溪石崖上，時人稱為「摩崖碑」。碑文內容記載了安祿山作亂、肅宗平亂，大唐得以中興的史實。北宋張耒(字文潛)作有〈讀中興頌碑〉<sup>9</sup>一詩，李清照作和詩，抒發她對此段歷史的看法。第一首詩分析唐朝敗亡之因，肇於唐玄宗生活豪奢，導致安史之亂：

---

<sup>6</sup> 李清照有〈皇帝閣端午帖子〉二首、〈皇后閣端午帖子〉一首、〈夫人閣端午帖子〉一首、〈皇帝閣春帖子〉一首、〈貴妃閣春帖子〉一首及〈賀人學生啓〉一文，純為應酬之作，無特殊之處。

<sup>7</sup> 見葉四，《詞話叢編》本，台北·廣文書局，1980年9月再版。

<sup>8</sup> 王仲聞校註：《李清照集校註》(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11月)，頁101。本文之李清照詩文出處均引自此書，於後附記頁碼，不再附注出處。台灣漢京文化事業公司曾影印出版，頁數完全相同，可參考。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年3月版有〈補記〉一文，台灣版則無〈補記〉。

<sup>9</sup> 見卷十三「七言古詩」，頁232，《張耒集》，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7月。

五十年功如電掃，華清花柳咸陽草。五坊供奉斗雞兒，酒肉堆中不知老。胡兵忽自天上來，逆胡亦是姦雄才。勤政樓前走胡馬，珠翠踏盡香塵埃。何為出戰輒披靡，傳置荔枝多馬死。堯功舜德本如天，安用區區記文字。著碑銘德真陋哉，迺令神鬼磨山崖。子儀光弼不自猜，天心悔禍人心開。夏商有鑑當深戒，簡策汗青今具在。君不見當時張說最多機，雖生已被姚崇賣。(頁 101)

唐玄宗在開元、天寶時期的盛世氣象，到了晚年全部改變，數十年功業一掃而空。唐以降多歸咎於楊貴妃誤國，張耒詩亦云：「玉環妖血無人掃」<sup>10</sup>，所謂女色禍國的說法盛行；李清照則從不同的角度來看此段歷史。她認為擁有絕對權勢的皇帝，才是朝廷興亡盛衰的關鍵。唐玄宗本身沉迷於酒色之中而誤國，肅宗即使任用郭子儀、李光弼等人而平定亂事，亦不需要「著碑銘德」，刻於山崖，像遠古的聖君堯舜，不用以文字記載功德，百姓自會感念，「夏商有鑑當深戒，簡策汗青今具在」，以歷史事實告誡在上位者必須知所警惕，表面上是非議史事，批評玄宗、肅宗之語，「今具在」則是希望當今皇帝也能記取教訓，具強烈警示的作用。

第二首說明唐代衰亡之因在誤用奸臣：

君不見驚人廢興傳天寶，中興碑上今生草。不知負國有姦雄，但說成功尊國老。誰令妃子天上來，虢秦韓國皆天才。花桑羯鼓玉方響，春風不敢生塵埃。姓名誰復知安史，健兒猛將安眠死。去天尺五抱甕峰，峰頭鑿出開元字。時移勢去真可哀，姦人心醜深如崖。西蜀萬里尚能反，南向一閉何時開。可憐孝德如天大，反使將軍稱好在。嗚呼！奴輩乃不能道輔國用事張后尊，乃能念春薺長安作斤賣。(頁 104~105)

天寶時期是唐代由盛轉衰的關鍵，人們不知道有禍國的姦雄，只說平亂的功臣尊為國老。玄宗沉迷於貴妃及虢、秦、韓等夫人的美色中，猛將健兒死於安樂之中，仍妄想在抱甕峰上鑿出「開元」二字，以自我誇耀。沒想到安史亂後自西蜀返回，卻被李輔國逼入西內，關閉南內，即幽禁於深宮，

<sup>10</sup> 見卷十三「七言古詩」，頁 232，《張耒集》，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7月。

被流放的高力士不敢說出李輔國、張后專權的情形，只能說長安的春薺是論斤賣的。李清照此詩直指用人不當，才是玄宗、肅宗時期最大的禍害。「不知負國有奸雄」指的是安祿山、史思明，「奸人心醜深如崖」指肅宗時專權的太監李輔國，「時移勢去」說明縱使亂事平定，若不能記取教訓，悲劇照樣發生，「真可哀」道出玄宗後來不堪的處境。

李清照寫作此詩所處的北宋晚期，正是內憂外患紛擾之際，朝廷內新舊黨爭互相攻訐，皇帝無能，聽任奸臣把持朝政，外有遼、金的侵逼，使得李清照為日益敗壞的朝政感到焦慮不安，僅能透過創作，藉寫唐王朝的興衰，以表達對於國事的看法，「通過總結的歷史教訓，表現了詩人對北宋末年朝政的擔憂，並以此對宋朝統治者予以勸誡。」<sup>11</sup>周輝云：「以婦人而廁眾作，非深有思致者能之乎？」<sup>12</sup>早慧的李清照展現憂時憂國的深遠情懷。

宋朝南渡之後，面對金人的侵略，欽、徽二帝陸續被俘，高宗又偏安南方，無心收復失土，李清照不能不對政局憂心，陸續寫下家國破碎的沉痛詩句。紹興三年(1133年)，李清照得知朝廷將派遣簽樞密院事韓肖胄和工部尚書胡松年出使金國，慰問被俘的徽、欽二帝，特別寫了〈上樞密韓肖胄詩〉送行，古詩、律詩各一首，以表達收復失土的心情。此時李已接近半百，仍關懷時事，藉詩抒發其愛國的熱忱，不減其年少風格。古詩裡對韓、胡二位多所期許及崇敬之情：

中朝第一人，春官有昌黎，身為百夫特，行足萬人師。(頁 109~110)  
願奉天地靈，願奉宗廟威。徑持紫泥詔，直入黃龍城。單于定稽顙，  
侍子當來迎。仁君方恃信，狂生休請纓。或取犬馬血，與結天日盟。  
(頁 110)

期許韓肖胄等人能擔當出使的重任，以國家為重，深入敵營，就像唐朝的李揆、韓愈一樣，是傑出的人物，並推崇他們能發揚國威，讓金人能懾服於大宋使者，達成平等的協議。詩中道出對韓肖胄的信賴和寄託的重望，

<sup>11</sup> 徐北文主編：《李清照全集評注》(山東：濟南出版社，1992年9月)，頁189。

<sup>12</sup> 見頁332，卷八「中興頌」條，《清波雜誌校注》，劉永翔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2月湖北第2刷。

甚至還想像悲壯的送行場面：

胡公清德人所難，謀同德協必志安。脫衣已被漢恩暖，離歌不道易水寒。皇天久陰后土溼，雨勢未回風勢急。車聲辘轳馬蕭蕭，壯士懦夫俱感泣。(頁 110)

以荆軻易水送別的悲壯之情，又有車馬喧囂的送行場面，不管是豪傑的英雄壯士，或是平凡的儒夫百姓，均為此而感慨流涕。李清照並以一介平民百姓的身分殷殷叮嚀：

閭閻嫠婦亦何知，瀝血投書干記室。夷虜從來性虎狼，不虞預備庸何傷。(頁 110)

提醒二公必須提高警覺，小心兇狠如虎狼的金人，以免受到傷害。最後寫出流亡婦人的最大心願在於回到北方：

子孫南渡今幾年，飄流遂與流人伍。欲將血淚寄山河，去灑東山一抔土。(頁 111)

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南渡，距此作已有六年，詩人念茲在茲的是何時可北返，回歸故園，沉痛的心聲表露無遺，句句盡是斑斑血淚。律詩一首則具體、精簡的表述其政治主張：

想見皇華過二京，壺漿夾道萬人迎。連昌宮裡桃應在，華萼樓前鵲定驚。但說帝心憐赤子，須知天意念蒼生。聖君大信明如日，長亂何須在屢盟。(頁 118)

想像韓肖胄等人所受到的歡迎場面，以及北方的人民期望恢復國土的嚮往之情，這不僅是人心所歸，也是天意所在，但聖明的君王，其信義如白日一樣光明，又何必屢屢簽訂和約造成長期的禍亂。詩人委婉地提出批評，並表達拒絕議和的主張。

李清照在〈浯溪中興頌詩和張文潛〉和〈上樞密韓肖胄詩〉，展現對國家時局的憂心，並且具體提出自己對於史事的看法和建議，夾敘夾議。其所遺留下來的斷語、短詩，亦見其忠肝義膽的氣魄，例如〈題八詠樓〉：

千古風流八詠樓，江山留與後人愁。水通南國三千里，氣壓江城十四州。(頁 120)

面對「氣象宏敞」<sup>13</sup>的江河景象，首先是回顧八詠樓的歷史，但是現實所見的江山，卻留給後人不盡的愁思，三四句以遼闊的空間表現浩瀚無垠的江河氣勢，其實在反襯詩人對南宋國事的憂愁。這裡的愁絕不是女子幽怨的哀思，或文人無聊的呻吟，而應是詩人對國難當頭與民生疾苦的悲憤之情，故「僅僅四句，氣勢何等開朗雄俊！那裡有半點脂粉女子習氣？」<sup>14</sup>。

靖康之難後，金人先後扶植了張邦昌的偽楚、劉豫的偽齊政權，與南宋並峙，詩人藉著〈咏史〉，藉古諷今，表達其看法：

**兩漢本繼紹，新室如贅疣。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頁 140）**

對於王莽篡漢，改國號為新，以「贅疣」作為諷刺的比喻，正影射楚、齊政權的成立。對於嵇康不與司馬氏妥協，批評商湯和周武王以征戰取得天下，均是李清照藉史事以諷喻當朝的表現。

眼見高宗皇帝偏安江南，無意北返，李清照只好將滿腔期待寄託在古人古事之上，以撫慰現實世界所遭遇的困頓挫折，而南北相隔的情勢，更引發其英雄豪傑之思：

**南渡衣冠少王導，北來消息欠劉琨。（頁 137）**

**南來尚怯吳江冷，北狩應悲易水寒。（頁 139）**

詩人希望能出現如王導、劉琨一類的人物，抗拒敵人的侵擾，建立北返的功業，以南、北相望，遙遙相隔，更呈顯詩人殷殷企盼北歸之情，與上位者的偏安思想相違背，俞正燮云：「忠憤激發，意悲語明，所非刺者眾。」<sup>15</sup>正是對當時主和派提出的不滿之語。〈烏江〉（又名〈夏日絕句〉）一詩，更化作具體的項羽形象，以深致期許之意：

**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頁 127）**

《史記》塑造項羽的英雄氣概，成為不以成敗論英雄的典範，項羽以無顏面對江東父老，不肯過江，自刎而死。放眼朝野中所欠缺的，正是此等氣魄之人。李清照藉著歌詠英雄人物事蹟，以抒發一己抑鬱不得志的現實，

<sup>13</sup> 出自趙世傑選輯：《古今女史》詩集卷六，轉引自《李清照資料彙編》，頁 55。

<sup>14</sup> 出自王璠：《李清照研究叢稿·李清照的詩》，轉引自徐北文主編：《李清照全集評注》，頁 179。

<sup>15</sup> 引俞正燮《癸巳類稿》，卷十五葉五十二〈易安居士事輯〉語，《續修四庫全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3 月。

寄託深沉的家國之痛。除此之外，亦表達其志向，不管是生是死，皆為其中的「雄傑」。

## (二)博奕遊戲的時代意識

李清照曾作《打馬圖經》一卷，「打馬」是古代的一種棋藝遊戲，因棋子稱作馬而得名，這是「博奕之上流，乃閨房之雅戲。」<sup>16</sup>李性喜博奕，常至廢寢忘食的境地：

夫博者無他，爭先術耳，故專者能之。予性喜博，凡所謂博者皆耽之，晝夜每忘寢食。但平生隨多寡未嘗不進者何，精而已。自南渡來流離遷徙，盡散博具，故罕為之，然實未嘗忘於胸中也。（打馬圖序，頁 159）

縱使在南渡之後，兵慌馬亂之際，仍不能忘情。故於生活稍加安定之時，即著手寫作《打馬圖經》，並希望以此留名於後世：

予獨愛依經馬，因取其賞罰互度，每事作數語，隨事附見，使兒輩圖之。不徒施之博徒，實足貽諸好事。使千萬世後，知命辭打馬，始自易安居士也。（打馬圖序，頁 161）

李清照在打馬的一種「依經馬」上，首創「命辭打馬」，並編寫《打馬圖經》詳加說明。書前有序，介紹各類博奕遊戲，和自創「命辭打馬」的緣由和經過。然而，在政局動蕩不安的情勢下，李氏仍有閒情逸致從事博奕的打馬遊戲？其實參照其〈打馬賦〉一文，能知她「打馬」系列，另有深刻的意涵，別具時代意識。

〈打馬賦〉由博奕之事，延伸至當時的政治環境，以棋局與政局相比，巧妙地由遊戲轉向對於時局的關切。文中敘述棋局變化的原則，並以古人古事為例：

或出入用奇，有類昆陽之戰；或優游仗義，正如涿鹿之師。或聞望久高，脫復庾郎之失；或聲名素昧，便同癡叔之奇。亦有緩緩而歸，昂昂而出。（打馬賦，頁 149~150）

在打馬的遊戲中，不忘前賢，點出其戰略，以昆陽之戰為例，說明運用奇

---

<sup>16</sup> 李清照：〈打馬賦〉，見王仲聞校註：《李清照集校註》，頁 149。

兵，以寡擊眾的棋法；師出正義，就能如黃帝戰勝蚩尤於涿鹿一般，從容不迫。以善騎聞名的庾翼，偶爾也有墜馬的失誤；默默無聞的王湛，其實有非凡的騎術。李清照將打馬、戰術、典故三者相結合，除表現其豐富的學識外，對於南宋如何能克敵致勝，也提出具體的策略。

博奕中的勝負，訂有賞罰制度，這是李清照所注重的原則：

明以賞罰，覈其殿最。運指麾於方寸之中，決勝負於幾微之外。且好勝者人之常情，小藝者士之末技。（打馬賦，頁 150）

賞罰分明是遊戲的規則，「罪而必罰，已從約法之三章；賞必有功，勿效繞床之大叫。」<sup>17</sup>「夫勞多者，賞必厚；施重者，報必深」<sup>17</sup>等，均是〈打馬圖經〉例論中，對打馬的闡釋和論述。若以南宋時局而言，所欠缺的正是這種遊戲的精神，賞勝罰負，方能激勵人心士氣，並知所警惕。東晉的時局與南宋相似，所以，當時的名將、名相成為仰慕的對象：

平生不負，遂成劍閣之師；別墅未輸，已破淮淝之賊。今日豈無元子，明時不乏安石。又何必陶長沙博局之投，正當師袁彥道布帽之擲也。（打馬賦，頁 151）

以桓溫伐蜀之事與謝安在對奕中聽取淝水之戰的捷報，「今日豈無」、「明時不乏」正說明當時也有如桓溫、謝安之流的人物，只是未能聘其長才。

〈打馬賦〉最後的「辭曰」中，表達作者真摯的感情與期望：

佛狸定見卯年死，貴賤紛紛尚流徙。滿眼驩駟雜駟，時危安得真致此。老矣誰能志千里，但願相將過淮水。（頁 151）

「佛狸」借喻為金人侵略者，一定在卯年死亡，其實在宋朝仍是人才濟濟，滿眼所見均為驩駟駟，只是時局導致人民流離遷徙。末兩句感傷年歲已老，誰能有曹操詩句「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的雄心壯志，帶領大家完成北渡，收復中原的願望。「〈打馬賦〉借打馬遊戲之小道而寄寓無限憂民愛國之大義。」<sup>18</sup>清人李漢章亦有詩云：「廟堂只有和戎策，慚愧深閨〈打馬圖〉。」<sup>19</sup>具見李清照為文，不拘限於博奕遊戲，由「閨房之雅戲」，而與政

<sup>17</sup> 引自徐北文主編：《李清照全集評注》，頁 275~276。

<sup>18</sup> 徐北文主編：《李清照全集評注》，頁 274。

<sup>19</sup> 見李漢章：《黃檗山人詩集》〈題李易安《打馬圖》并跋〉，轉引自《李清照資料

事相呼應，其真知灼見、豪放氣魄「不徒俯視巾幗，直欲壓倒鬚眉。」<sup>20</sup>

### (三)婚姻愛情生活的自主性

李清照與趙明誠夫婦婚姻生活的細節，當以〈金石錄後序〉的描述最爲詳細深刻，此序作於紹興二年(1132年)，以金石的收藏與散佚經過貫穿全文，其中寄託李清照的坎坷經驗及心路歷程，回憶與趙明誠生前的相處，與死後生活的劇變，是一篇自傳性極強的古文。除可了解其生平事蹟外，亦可呈現李清照的個性、夫妻生活的情趣及聚散無常的人生感慨。

夫妻二人對於金石、古董、字畫、古籍的收藏有著共通的興趣：

趙李族寒，素貧儉。每朔望謁告，出，質衣，取半千錢，步入相國寺，市碑文果實。歸，相對展玩咀嚼，自謂葛天氏之民也。後二年，出仕宦，便有飯蔬衣練，窮遐方絕域，盡天下古文奇字之志。

每獲一書，即同共勘校，整集籤題。得書、畫、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盡一燭為率。故能紙札精緻，字畫完整，冠諸收書家。(金石錄後序，頁177)

爲了蒐集，不惜節衣縮食，以網羅天下的古文奇字爲志向，對於書籍的校勘亦嚴謹，故所得俱爲精品。李清照花在書籍上的心力，遠超過傳統婦女所必須具有的裝飾和女紅的工夫：

余性不耐，始謀食去重肉，衣去重采，首無明珠、翠羽之飾，室無塗金、刺繡之具。遇書史百家，字不刊缺，本不訛謬者，輒市之，儲作副本。自來家傳周易、左氏傳，故兩家者流，文字最備。于是几案羅列，枕席枕藉，竟會心謀，目往神授，樂在聲色狗馬之上。

(金石錄後序，頁178)

沉浸在蒐羅經史百家的善本中，《周易》、《左傳》的各種版本最爲完備，並以閱讀爲人生樂事。以李清照的才情，能與夫婿共同沉醉於金石考古、閱讀的生活，忘卻外在環境國勢危亡的迫切，將心力貫注於此。無奈金人南侵，所有的收藏無法全部帶走，留在青州的十餘間書冊什物，在戰亂中，

---

彙編》，頁80。

<sup>20</sup> 見李調元《雨村詞話》卷三葉九「易安」條，台北·廣文書局，1980年9月再版。

皆化爲煨燼。李清照帶著十五車的物品南渡與趙明誠會合，趙死後，在官軍的搜括，以及鄰居偷盜之下，陸續散失，所賸無多。由目睹趙明誠所著《金石錄》，「今手澤如新，而墓木已拱」，回憶過往，人已逝，物已散，不由得興發人生感嘆：

三十四年之間，憂患得失，何其多也。然有有必有無，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人亡弓，人得之，又胡足道。所以區區記其終始者，亦欲為後世好古博雅者之戒云。（金石錄後序，頁 182）

以一飽讀詩書的女子，在亂世中如何生存已相當困難，何況必須護守辛苦的收藏，丈夫死後，該如何自處，其間所受的委曲侮辱，以一句「憂患得失，何其多也」，婉約含蓄地道盡其中的艱辛，若非具有堅毅不妥協的個性，實難於亂世中自處，李清照嘗自言：

余性偶強記，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葉、第幾行，以中否角勝負，為飲茶先後。中即舉杯大笑，至茶傾覆懷中，反不得飲而起，甘心老是鄉矣。故雖處憂患困窮，而志不屈。（金石錄後序，頁 178）

除前所述「不耐」的個性，此則直言「強記」，並與夫婿比賽決勝負，顯示其好強爭勝的個性，其愛打馬也是一種爭勝負的遊戲，其舉杯大笑的行徑與溫柔婉約的女子形象相差千里。宋人周輝《清波雜誌》也記載：「頃見易安族人，言明誠在建康日，易安每值天大雪，即頂笠披簑，循城遠覽以尋詩，得句必邀其夫賡和，明誠每苦之也。」<sup>21</sup>，除身為女兒身外，李清照的行為與一般男性無異，甚至好勝心更為強烈。因此，當其遭遇困厄，「而志不屈」，也才能在兵馬倥傯之際，盡力保存其夫妻共同的收藏，在趙明誠死後，獨自找尋存活之道。

至於李清照是否曾改嫁的問題，從南宋到當代，均有許多學者撰文考辨<sup>22</sup>，此非本文重點，茲不贅述，以目前學界所討論的結果來看，李清照

<sup>21</sup> 見頁 332，卷八「中興頌」條，《清波雜誌校注》，劉永翔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2月湖北第2刷。。

<sup>22</sup> 根據宋人的記載，李清照確曾改嫁。清人俞正燮撰《易安居士事輯》替李辨誣，認為《投翰林學士綦崇禮啓》一文乃後人偽造，其後之陸心源、李慈銘亦補充俞說。直到近人王仲聞撰《李清照事蹟編年》，才將問題釐清，以宋人說法為可信，《投翰林學士綦崇禮啓》確為李清照所作。另邵德潤曾撰《關於李清照再嫁之爭

確曾改嫁，所作〈投翰林學士綦崇禮啓〉一文，即敘述再嫁又離異的過程：

僂俛難言，優柔莫決。呻吟未定，強以同歸。視聽才分，實難共處，忍以桑榆之晚節，配茲駟儉之下才。身既懷臭之可嫌，惟求脫去；彼素抱璧之將往，決欲殺之。遂肆侵凌，日加毆擊，可念劉伶之肋，難勝石勒之拳。（頁 167—169）

張汝舟看中李清照的錢財字畫，病中的李清照在言語的催逼下勉強再嫁，但馬上發現兩人才情差距甚遠，難以共處，加以動手打人的暴力相向，在不堪凌虐的情形下，到官府告張汝舟「妄增舉數入官」，依照《宋刑統》的規定，以妻告夫，李清照應處二年以上刑責，但在綦崇禮的幫助下，得免其刑，故李投啓以謝之<sup>23</sup>。從再嫁到離異的幾個月間，更可見其對於婚姻的自主追求，一發覺事與願違，當機立斷離去，充分顯現剛毅不屈的個性，李清照不會不知道再嫁所遭到的非議責難，雖然當時程頤已提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觀念，然而宋明理學的影響力尚不顯著。但是，李清照忠於自我的感情，決定去取，展現其不妥協的堅毅個性。

### 三、藝術技巧的特色

李清照的詩文在藝術技巧的特色，分別從典故的使用、語言文字的風格及題材的選擇上，分為三部分予以說明：

#### （一）大量運用典故

從前述思想內容的特色中，李清照喜用典故以表達其愛國之情，藉古人古事以達到諷諭時政的效果，兩首長詩〈浯溪中興頌詩和張文潛〉、〈上樞密韓肖胄詩〉及〈打馬圖賦〉，大量使用典故，除可展現其淵博的學識，借古諷今較不易遭到文字之禍。然而，典故的使用也有利弊得失：

這兩首詩(案：上樞密韓肖胄詩)用典甚多，雖然從中可以看出詩人才學之豐厚，但終有過多過濫之嫌，在一定程度上減弱了作品的藝術魅力。<sup>24</sup>

議) (《中外文學》第十三卷第五期，1984年10月，頁38~77)，仍循俞說，然文末所附張以仁先生的講評意見，批駁邵說甚詳，可參看。

<sup>23</sup> 王仲聞：〈李清照事蹟編年〉，對於此事有詳細的說明。《李清照集校注》，頁251~252。

<sup>24</sup> 徐北文主編：《李清照全集評注》，頁205。

這篇賦作(案：打馬賦)，可以說是通篇用典，駢偶到底，在頻用「馬」與「戰」的典故時，緊扣棋局，各有特點，鋪陳其事，氣勢恢宏，而且構思巧妙，描繪細膩，對仗工巧，略無呆滯。<sup>25</sup>

同樣用典甚多，確有不同的評價，〈上樞密韓肖胄詩〉所使用的典故與〈打馬賦〉相比，較為冷僻，不如〈打馬賦〉以戰術和戰事結合論述，層次條理較為分明，典故亦較為人熟知，故藝術成就也較高。

典故的運用是李清照對故國之念的一種方式，將現實鬱積不得意的悲憤心情，寄寓於古人古事中，並為自己營造一個可以期待的將來。大量用典也能增加想像的空間，使詩文字句具有含蓄婉轉的美感。而北宋詩人的學風，正是嚴羽所謂「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李清照的詩文即深受影響。

## (二)語言文字平易近人

李清照的短詩及〈金石錄後序〉、〈打馬圖序〉中，所呈現的文句平易近人，真情流露，例如在描述趙明誠臨終前後的情況：

七月末，書報臥病。余驚怛，念侯性素急，奈何。病痞或熱，必服寒藥，疾可憂。遂解舟下，一日夜行三百里。比至，果大服柴胡、黃芩藥，瘧且痢，病危在膏肓。余悲泣，倉皇不忍問後事。八月十八日，遂不起。取筆作詩，絕筆而終，殊無分香賣履之意。葬畢，余無所之。(金石錄後序，頁 180)

敘述趙明誠從臥病、服藥、病危、絕筆、葬畢的過程，生離死別，一氣呵成，「余無所之」，道出喪夫之痛外，尚須面對茫然不可知的未來。此外，在陳述百姓逃亡的情形，簡潔有力：

今年冬十月朔，聞淮上警報。江、浙之人，自東走西，自南走北，居山林者謀入城市，居城市者謀入山林，旁午絡繹，莫卜所之。(打馬圖序，頁 160)

寫出時間、事件、人物的活動及心態，「莫卜所之」的惶惶不安，正是南渡人民心情的最佳寫照。所以，李清照文情並茂的作品，多為樸實簡潔的文字，具平易近人的特色。

<sup>25</sup> 徐北文主編：《李清照全集評注》，頁 274—275。

### (三)題材廣闊

由於李清照已鎖定詞的婉約特性，反而在詩文中，可以得到較大的發揮空間，在題材的選擇上也能不受束縛。李清照喜議論時政，藉古諷今，信手拈來全是有典故出處，寫古人、古事，最後仍必須落在現實的層面，查看有何寓意。純為博奕遊戲的打馬，也能形成戰略的運用。其餘描寫夫妻之情，極為個人的感情，亦多所發揮。如果能看到更多李清照的詩文作品，更能了解其所關注的議題為何。

### 四、李清照文學地位的重估

古人在評斷一個文人的作品，必須與其德性一併考慮，以曹操而言，其四言詩在今日有極高的藝術成就和評價，但在歷代的評價也不高，均是因為政治上的作為無法令人苟同，道德與文學無法截然畫分。因此，我們必須跳脫傳統的意見，對李清照的作品給予適切的評價。

李清照的詩文作品是否優秀，是可以討論的。現今對於文學作品應重視其藝術價值，而不應以道德的眼光做為評判的標準，因此，離開改嫁問題，更能公平看待其詩文的成就。明代陳宏緒曾對李清照的作品給予全面的評論：

李易安詩餘，膾炙千秋，當在金荃、蘭畹之上。古文如金石錄後序，自是大家舉止，絕不作閨閣妮妮語。打馬圖序，亦復磊落不凡。獨其詩歌無傳。僅見和張文潛浯溪中興碑二篇，亟錄出之。二詩奇氣橫溢，嘗鼎一臠，已知為駝峰、麟脯矣。古文、詩歌、小詞並擅勝場。雖秦、黃輩猶難之，稱古今才婦第一，不虛也。<sup>26</sup>

無論在詞、古文、詩的創作上，「並擅勝場」，唯仍脫不去性別意識，以「古今才婦第一」稱許之，仍無法突顯其文學史的地位。郭預衡主編的《中國古代文學史》則給予極高的評價：

她的著名散文《金石錄後序》雖是以自己和家庭遭遇變化為線索的自傳體文學，但他將個人的遭遇與國家的興亡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具有深廣的社會意義，可與文天祥的《指南錄後序》並美，都是以血淚寫成的“史”作。加之構思、選才新穎，善於從側處著筆；感情真摯，富於濃郁的人情味；描寫細膩，善於於瑣屑處極意摹寫，

<sup>26</sup> 陳宏緒《寒夜錄》卷下，轉引自《李清照資料彙編》，頁 58。

頗得史遷之精神色態；文筆優美，敘述錯落而流暢，筆墨疏秀而清新；使它在文藝性上比《指南錄後序》更勝一籌，堪稱兩宋之交，甚至是南宋一代第一流文藝性散文。

李清照存詩不多，但多是些感時傷世，直抒愛國情懷的作品，其風格蒼勁古樸，沉鬱悲涼，與其詞作截然不同，更有壓倒鬚眉之氣。而且往往從大處著筆，多以議論入詩，和當時盛行一時的江西派迥然有別，很有不為風氣所左右的個性。這並不是因為他在作詩與作詞時具有兩重人格，而僅因為她對詞與詩的認識不同。<sup>27</sup>

傳統僅將李清照列為女詞人之首，在婦女文學史是最為傑出的，鮮少具體比較她與男性文人的優劣，此部文學史以具體的男性文人作品為例，呈現其間的差異，文天祥和江西詩派的作品在文學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李清照側身其中，成就不遑多讓，去除加諸於其上的性別標幟，才能給予公平的評價。本文斤斤於分析李清照的現存詩文，即在補足之前批評多囿於其詞及詞論的缺憾，作為公允評估的基礎。

## 五、結語

李清照身處於南北宋之際，舉目所見，多為家破人亡，流離失所的場景，在上者一味求和，讓去大好江山又無意收復，使得李必須藉助詩文抒發一己憤懣的情懷，表現在思想內容的特色就是：擔憂時政的愛國熱忱，以古人古事融入於創作中；由打馬遊戲所衍生的時代意識，表達強烈的時代感受；追求婚姻愛情的自主性，正是其好強爭勝的個性顯現。

藝術技巧的特色，最令人注意的是用典的頻繁，除了展現學識，亦寄託家國情懷；成就最特出的當屬語言文字的平易近人，真情流露，常產生文情並茂的佳作；而題材廣闊，使得其優游於詩文之中，有取用不竭的素材。

歷來的評價重德不重才，如今應回歸文學藝術的討論，以重估其文學地位，尤其應擺脫性別的意識，將其置於與男性同等的地位，以檢視其文學史的地位和成就。

---

<sup>27</sup> 郭預衡主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7月，第三冊，頁162。

能形成李清照如此特殊的人物與其家庭環境、生活經歷、個人才性有關，但是，在創作時，李清照能不囿於女性的身分，書寫與男性文人同樣的題材，造就寬廣的文學視野，提供後代女作家模仿的典範。

### 參考書目

- 1.王仲聞校註，《李清照集校註》，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11月。
- 2.宋·王灼撰，《碧雞漫志》，《詞話叢編》本，台北·廣文書局，1980年9月再版。
- 3.宋·朱彧撰，《萍洲可談》，《叢書集成》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6月；《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筆記小說大觀》本，台北·新興書局，1974年9月。
- 4.清·李調元撰，《雨村詞話》，台北·廣文書局，1980年9月再版。
- 5.宋·周輝撰，劉永翔校注，《清波雜誌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2月湖北第2刷。
- 6.邵德潤撰，〈關於李清照再嫁之爭議〉，《中外文學》第13卷第5期，1984年10月。
- 7.胡文楷編著，《歷代婦女著作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7月新一版。
- 8.宋·胡子撰，《苕溪漁隱叢》，《叢書集成》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6月。
- 9.清·俞正燮撰，《癸巳類稿》，《續修四庫全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3月。
- 10.宋·晁公武撰，《郡齋讀書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
- 11.徐北文主編，《李清照全集評注》，山東：濟南出版社，1992年9月。
- 12.郭預衡主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7月。
- 13.宋·張耒撰，《張耒集》，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7月。
- 14.褚斌傑等編，《李清照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1月。